



桐溪集 先生文

百廿

~ 16
2422
2



2422
4-2



相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記

葛川林先生旋門重修記

明廟之十八年縣監朴公應順以先生兄弟孝行
報方伯方伯聞于 朝越明年甲子 上命旌其
閭時朴侯已去矣李侯孝彥幹其役粵自不憚若
子若孫相繼夭折仁後之理幾乎熄矣斯門之雨
風於上旁者蓋有年所今侯沈公宗忱下車未久
茅綿于宿草式于門嘆古制朴楠詢于鄉人圖新

其規於是一方之為士者爭趨赴之柱焉有礎瓦
以代茅儼然為瞻仰所矣其諡于會曰先生孝
友之行自家施於鄉由鄉達于國人皆耳以門之
日以旌之心以銘之固未嘗加損於門之存廢也
然而國家必表而榮之者非直為觀美也將使人
人有所觀感發其固有之良心也嗚呼孰不有父
母孰非為父母之子如使過斯門者仰而觀俯而
敬則孝悌之心必油然而生門一間而興孝於一
國旌一人而明教於萬世則斯門之有功於世道

尚矣然則我侯重修之心實體先朝旌表之盛
意而嘉惠後學增光二侯者豈偶然哉為吾徒者
噤無一言以誌之何以考引侯之聲而接吾人於
道也咸曰然於是乎記之萬曆紀元之廿八年八
月日後學八溪某記

大靜縣東門內圍籬記

萬曆甲寅
秋八月日

漢挈一支南走百餘里分為東西麓東者曰山方
岳也破古未岳也西者曰加時岳也毛瑟浦岳也
直南而至海列為松岳山加波島磨羅島皆穹窿

突兀有奇狀甚破古以為龍加時以為虎黃茅論
野去海十里有孤城周遭者乃大靜縣也縣客舍
之東城東門之內自南而北數十步許籬以圍之
者是吾攸居前為民舍太守聞吾來空其家以處之
屋有兩脊南北相向北脊故而陋其架凡四而墻
黑如漆卑不直躬狹不容膝烟煤滿壁衣冠點汚
不可一刻居南角半間為土床以為寢室蓋土俗
不喜為堦獨此家以此見占東北角置木豆箴之糲
資其外作溷舍半架西角加設一間為厨所泥以

塗之穴以明之竹以戶之以防狗竊南脊之架與
北脊同而營之未久不甚汚陋自東第一間作火
堦為婢僕所處之地第二間空之為出入之路以
板戶開閉之置白其側土俗有白無蒼不得循
俗也西二間通其中不隔置木平床為待客所床
未滿處編竹鋪之南北兩脊之間相距十餘尺太
守為吾作書室二間背東面西東距城堦僅四五
尺西有橘林籬高僅見樹梢其室之制標長五尺
皆用布尺柱高四尺椽合兩邊九五十四箇不礎而土

茅而不編以厚積不漏為度其上密置長木貫以大索相為糾纏蓋海上多風常有拔屋之患故民俗皆然北一間為溫房南一間為廳事房內長廣皆五尺廳亦如之以紙塗其突油之鋪以草地衣廳之鋪亦同房之西壁有小窓南以向廳有戶廳之東南壁有窓皆小其西空而不壁又於房東壁矢窓下置書架二層閣經史數百餘卷整頓不亂秩著黧冠服道衣居處其中閑來展卷睡至支頤泊如也舍之西簷短不足蔽陽乃立三柱作松簷

廣數尺長竟二間之舍柱用蘆其大可兩手合圍太守曰此乃海上漂流之物也似竹非竹人言浙江有蘆如許云吾得以珍之竟用於此無乃有穀存乎相與拍手編山竹為簷蓋其上名曰松簷而松在漢擘之上斫而輸之動經數日取其便易者為之名實雖似不字松與竹何擇焉圍籬之制雜以山竹柎木真崇厚密無罅孔其高出屋脊之上計可丈餘以長木作帶結之者四層恐其高而易覆內外立柱撐之北東南三面皆接簷全不見天

由西方見之者若坐井者然籬之內東西常有餘
尺南北居三之二向南作板門西傍置小竅所以
通飲食也八圍籬時金吾卽具冠帶據轎床坐門
外令羅將挈我入置閉其門封之後籬西作小扉
蓋其側然也既入定遇一土民間之曰此地風土
吾嘗聞之矣恒雨少日恒風少靜靈濕中人人或
眩仆今來數日大陽登輝燥濕之候與內地不甚
相遠豈前所聞誤耶其人曰然環瀛洲一域莫非
洋中窮島而此縣濱海尤近地形卑下瘴毒之氣

三邑中最甚自春夏交至秋八月初淫雨連鬱不
開盲風發作無時瘴霧昏塞咫尺不辨人物當是
時棟樑窓壁水滴如泉衣冠牀席潤濕如泥是故
雖有衣貨穀米經夏卽腐終歸無用至於門戶樞
金經歲年亦皆銷朽况於血肉之軀乎吾儕小人
生長於斯習與性成內地朝官何以堪處秋氣欲
晚西北風起則瘴癘少開陽精呈露杲如近日矣
然冬或不寒夏或不暖氣候回互寒暑逆置故衣
食難節疾病易生至如蛇虺蜈蚣蟻蠅等毒鱗鱗之

物皆經冬不死草木菁韭葱管九種植之類雖冬
深皆取諸圃疇而用之舉此可知其他余聞之咄
咄歎曰此真別一區也宜吾負罪者居之余昔年
承 恩謹宰北塞北塞風土亦六乖常按彼此此
不啻天淵罪有輕重故所居之善惡亦異况彼專
城而此圍籬固不可同日語噫以吾之罪則當死
無疑幸賴 天王聖明生放海島今日與若等同
笑語亦莫非 恩波之及風土之善不善何暇論
說對者嗑唏而退仍記其略使子姪輩知吾之所

處如此云

鄭贊甫蒲月堂記

自余為僇人密棘以旂之高扁以閉之所見不過
尺天也所步不過尺地也耳聳聳無所聞也目昏
昏無所見也心慙慙而不宅於船殼之內也本為
禦魑魅來也反為魑魅所侵欺迫脅者且有日今
年春暮族弟鄭君贊甫以書來曰吾築堂既成又
鑿其下池之滿月其扁也煩况其記之且題詠以
寄吾將圖刻揭諸楹也余閱書未了心魂飛越忽

如身倚高軒手弄素波向之聳者聳或言者聳者
愆快然若沉痾去體也飄然若病鶴之出樊籠也
冷然若御列子之風而翔乎寥廓也噫斯堂吾固
登之也斯池吾固見之也其時未甚以為奇也是
何贊甫之一書能起余若是也遂援筆而為之歌
歌曰賢哉贊甫肯構其堂惟堂之敞背陰面陽于
以鑿之野漣其中惟原有水其出無窮烟霞不孤
風月攸居彈琴其上其樂只且傍有客見而問之
曰堂則美矣抑其所卜之地亦有佳致未余又應

聲而歌之歌曰洞號葛川地接龍門青山作屏白
水為藩花明柳綠古之桃源泉甘土肥今之盤谷
民風淳美君子之澤吾弟居之爰得其直客曰堂
池之好洞府之勝既聞命矣第未知滿月之名其
意安在願卒聞形容之妙也余乃沉思默會續而
歌之曰堂高而虛月出照兮池淨而深月生耀兮
到天心處無片雲時排窓入戶滿屋輝輝月愛堂
乎堂邀月乎無心相值以永今夕歌罷咄咄嘆曰
猛虎在檻聞風矯首神龍失水取雷打尾何者畏

約之甚故感發之易也山水吾癖也風月吾主也
一出世路百計歸虛孤囚窮鳥與死為隣於斯時
也贊甫之請及之其不為聞風之虎乎其不為聽
雷之龍乎狂歌之作烏可已也客噓唏而退回書
其歌以寄之歌九三章章十二句又以四韻一首題
于左題之者誰桐溪鼓鼓子也年月日何萬曆乙
卯之夏四月辛巳也

挹湖亭記

余始省事則聞嶺之南有吳德溪鄭藥圃兩先生

者出負斯文重望為國家耿光連駕駢務馬歷歎於
清顯之列一時稱之曰吳鄭若漢世之李郭齊名者
焉厥後德溪早謝簪笏退歸于家卒不永年藥圃
位鼎軸勲業赫然年七十乞骸骨終老于其鄉兩
先生官位雖有高下而其清名峻望為終始完人
不失時人之望則一也余生晚地遠恨不得搢衣
於兩先生之門而得其餘論恒悒悒坎然者今四
十年餘矣今年夏余承召入城適其時藥圃之
孫齋即公以先生請謚亦來京師時時造余頗致

殷勤之意居無何余以言事被臺評歿命於國東門之外齋即公一日來見余袖出文若序一篇示余曰此吾扁亭之作也願得文人一言實諸楮間余笑曰僕末也且不文何能副子望齋即公請不已余又自念曰四十年山仰之餘幸見幹盡之孫不猶勝其元賓之所與乎齋即公无所挾猶不敢辭其請况其有文好禮足以世其家者乎遂以不腆之語贈之曰夫江湖者士之不得於世者之所能安也以子之文與行苟能勉勉焉蓋聞其所未

聞益修其所未修以不墜其家聲則當今聖明在上賢公卿宰物者必不老子於湖亭之中子之挹湖光恐無暇也子其勉之哉若余者老已至矣行當謝其事歸死於窮荒寂寞之濱何由致其身於湖亭之上游目騁懷瞻挹大君子之餘風遺躅也哉余於此深有感焉崇禎八年乙亥六月日桐溪鄭某書于洛城之東門外旅寓

棊里鳩巢記

丁丑春自南漢還不處于家巢於是洞以為終老之地

允物莫不有名稱大而天地之高厚日月之光明

江海山岳之流峙小而草木之微禽獸之衆川溪石岩之細至於閭井坊曲之瑣屑皆有名稱以識之而獨斯洞之以某名之者何歟蓋斯洞也若深而不深若淺而不淺謂之高也則去村落不十里也謂之卑也則占上峯三之二也呀然成谷而自外視之不知其有谷也夷然寬平而自下觀之不知其寬平也以其形勝則無溪澗泉石之可觀也以其方位則無東西南北之可名也意者古之人求其名而不得乃命之曰某里者歟歲丁丑春桐

溪鼓鼓翁自南漢歸鄉里身病且老知無復有為於斯世求可以終老之地而適得斯洞焉於是鼓鼓翁悅其名乃構木為齋架之巢如鳩之拙故名之明年夏叟病來處所隨者一部朱書也所從者齋三童冠也於是焉寢宿於是焉遊處不知老之將至焉不知人間之有毀譽欣感焉不見催科督賦之官吏焉不聞黜陟擢拔之朝政焉於是鼓鼓翁身安心逸考盤而為之歌曰窈窕兮某里後某至某方允幾里某年方某代某誰為之慳秘一朝

秘不得方而昇其翁某翁方得之遯伏乎其中不知某里之得其翁耶某翁之得其里耶雖不知某之得方終吾生而桡止於是其客從某所來聞吾歌而笑之曰古之隱者之居無有無名者巢父之箕山也四皓之商山也子陵之桐江也其餘何可盡數子之居獨稱某者不亦異乎曰此吾所以樂之而不欲捨者也彼三子者皆有高尚之志聞堯之讓天下而洗其耳屣漢之善慢罵而逃其迹欲以一絲扶九鼎而高舉焉是宜其居之有稱號

而後人目其地而慕其為人是則然也若余之隱異乎三子者之撰非有所為而隱也猶有著惡之心而隱者也叨 恩竊祿知進而不知退言無補於時行不信於人年既老矣身又病矣始知是棄於世不得已而退若有著里愧詞之稱去者則真我之所當處而未嘗有聞而知之者故思其次而八此洞其無何有之鄉乎其烏有子之徒乎客又曰此則聞命矣觀子之一生未嘗不修飭飲東也今則冠而不韜髮衣而不束帶坐而多箕踞者何

歟且其居處之陋飲食之淡何以堪其苦歟曰子嘗見夫山叟野老之輪髮束帶而危其坐者年華屋羨饌而為山叟野老者乎子非某也焉知某之志哉自是藏某之名秘某之迹使世人不知某為誰某而遊於某里之中也歸歟歸歟莫與某人道也

起荒田說

乙未之春余始有意於為農得穀頃田在新伐里問之則曰此良田也種五穀無不宜不濕不燥水

旱無得以為之病故耕之者得穀常多焉適者人失其業廢而不理者五六載矣余惜其羨土之久棄也乃謀起之於是求耒耜之堅緻者與耕夫之老於農者飯二牛而往焉是三月既望之一日也觀其叢草蒼棘竟畝比無一寸空隙地其根節盤錯據結雖以利刃有不能易斷者余心自悔慮其有費而無成也然既發之不可遂已乃駕二牛於一耒擇壯夫使執其柄二人各牽牛繩而左右焉乃呵牛而試之其始也如持鈍器鑿頑石焉憂

其難哉久而後始漸漸然才起而人進來刃所向
有聲轟轟然如奔波激湍之中大石小石相磨擊
者茅根斷也見其所起處頑塊硬土疊積累崩如
戰敗之後強兵悍卒猶不勝其憤或堅髮怒且走
也然自是盤者解頰者破其土猶古其力稍易人
之服役者不自知其為勞而喜其漸有成功也循
此而不已則滿車之粟盈篲之穀可立而致豈不
足以為幸歟余於此有所及矣人心之中亦莫不
各有良田其町畦則惻隱者惠辭讓是非也其餘

種則仁義禮智也其為地平而無險其為土沃而
敏對初豈有茅塞之理及其私起而為町畦欲生
而害嘉穀然後斯田遂荒而生生之理熄矣雖然
其本則未嘗曰也苟有起之者能以顏子之四勿
為快牛曾子之三省為耒耜隨其難克慶克將去
則一破之後恢恢乎有餘地矣及其起也猶夫舊
矣尚何患嘉穀之不生也苟曰吾田已荒死力可
起則是自棄之也其荒我荒之也其起我起之也
不起耳吾未見其力不足者也噫彼田之荒也人

猶可以為人斯田之荒也禽獸而已而今而後吾
知起田之有先後也故為之說以茲起田者得焉
序

誠信契序

契何為而設也吉慶焉相歡死喪焉相悲如斯而
已夫以人之一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仰欲盡其
養俯欲盡其育人孰不有是心哉至於送終之禮
尤人之所當自盡而率不能無憾焉者飢寒迫之
也困窮感之也是以曾子有傷哉之嘆季路有追

憾之悲以今觀之彼二子者俱以聖門高第道德
高於一世聲名顯於列國歸依之多交儕之廣半
於天下則其於生養死送之際得人周賻之力者為
如何哉而猶有未盡之憾况如吾儕者乎此契之
所以設也嗚呼朋友之通財隣里之匍匐厥惟古
矣今我同盟之人以朋友則如兄弟也以隣里則
皆比屋也其於慶吊之禮雖不為契豈若是翹而
必立名以維之明條以束之其亦衰世之意也雖
然契之設豈端使然哉所以合彼心為一心也視

彼之憂猶己之憂視彼之樂猶己之樂不徒以物
補之而以其誠不徒以財周之而以其信則於朋
友隣里之中又別有一倍朋友隣里之情矣契為
可已也又曰世之所謂契者吾見亦多矣惟其以
面而不以心故臨小利害便相較詰小而污其身
大而辱其親夫本為養生送死設也而反以污其
身辱其親則曷若不契之為愈哉吾儕之人幸以
前所陳為勉後所言為戒則庶乎其無負矣

送河主簿弘道還鄉序

越之流人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况余之去國
四年而離鄉又加一期者乎又况河君之非特似
人而已者乎今來見之不亦樂乎雖然於余心有
所惑者存焉來汝河君請與辨之吾與若前有貴
賤之分後無從遊之好特鄉里之泛然者已翟公
罷去門外張羅此古今人情之所共然况余落此
四罪之地寧有再起之望乎則人之不後地於我
亦明矣河君既衰且老又無子若孫設或有後地
於河君何有哉利害无所據而君何勇意來為古

之論海者以南海為最其言曰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尤遠且險到今親見之然後益信其然島之距陸十有餘里而鯨濤險惡颶風常多舟往來不利者首尾相望人之視此海不啻若鬼關之危而已死生亦大矣而君何冒死來為吾於鄉黨清濁無所失骨肉強近之親肩相磨也朋友死生之契亦不小矣其餘淺淺者亦豈河君之比哉然而死一人以一來相見發於空言而又聞有往見者非人情之議其言固有理矣人情不甚相

遠而君何違眾來為夫以泛泛之分又處無所為之地而忘大洋之險遠後他人之非議而為骨肉心交之所不能為者河君乎而有心余不能忖度之是何帛歎河君笑而不答但云生前一見誠幸誠幸與之相對乎寂寞中跬步不相離毒霧鏢肌而不以為苦炎風蒸骨而不以為病勸之休則不應人欲與之出遊則不肯余又試問之曰河君一何苦執人之入此島誠不易也此地多有奇觀異跡盍一往觀之以自壯平生之骨膽哉河君又笑而

不答但云晷刻侍側良幸良幸余曰咄咄何君何其每問而不吾告耶今之世大抵皆波君其不欲波者耶吾非君惡知君之心於我之心乎君非吾惡知我之知君之心與不知君之心之心乎又惡知君之不答之為深答而我之不知之為真知乎於其去也與之酒而不復問

書吳翼承筆帖後序

嗚呼此亡友吳君翼承之手筆也粵在癸丑冬余承召赴闕行到金陵適翼承自京南還相遇於

客館翌日將分手翼承乘醉縱筆書此四字

公平正大

以贈之粵明年余獲罪南竄翼承被收司律遷于海面矣當初遑遽之際平日所著文字散失殆盡而獨此四字藏在庫中其亦出於偶然而或者神物者有所護秘歟粘付壁上以督千里面目曾未幾時翼承已賦鵬矣思其人而不可復見則其書益可貴重旋割壁紙水滌而刀剔之去塵煤絕半宛然心畫猶疑墨未乾也乃登諸帖上常自在之不猶愈於元賓之所與者乎翼承平生論議務主公

正不立偏黨此四字蓋其所自定用而推以勉我
者也我雖負罪猶有尊者存則此四字用之一
生無往不足而吾友功燧之益未有間於存沒矣
翼派蓋未嘗死也余於此帖不敢為兒女悲惟期
以不負贈言之意自勵云萬曆戊午秋七月既望
桐溪鼓鼓子誌

擬剝啄行序

并詞

昔韓文公作剝啄行首章曰剝剝啄啄有客至門
我不出應客去而嗔蓋厭客也歐陽公擬而和之

曰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
金諾蓋喜客也二公之作名篇則同而其辭之異
如此者所處之地不同也竊嘗以意逆志曰韓公
新自陽山來又愠于群小憂讒畏謗謝絕外客深
塹完墉欲堙其源故聞剝啄而不之應歐公遭遇
明天子告老而致其事歸來鄉里身逸心閑東阡
北陌往來不絕故聞剝啄而驚其至茲非處不同
者然耶余後千載又欲擬效其體而其辭與二公
者不同科何者身負重戾見棄一世平日輸心者

按劍同袍者下石况於蠻獠之境寂寞之濱哉鳥
語難辨夷面可愕俗不喜詩書禮樂之習而惟射
獵潛漁是事視我冠儒冠則指為怪物見我對書
籍則認為異類彼於怪物異類有何一分顧念而
來我門剝啄哉間有村叟野老之日月至焉者則
衆罵而群猜之至或讒之邑宰申令禁斷使不得
相接故高籬宇戶索居枯處晝不見天日夜不見
月與星當是時也雖欲聞剝啄其可得乎我非厭
客客自我厭我則喜客客不我喜歐公尚矣固不

可同歲論較之韓子不亦相反乎遂三歎而題其
詞詞曰剝剝啄啄此非惡聲異哉韓子胡獨厭聽
余茲之來魑魅與居世人皆棄誰造我廬梅以密
棘固其門扃如在蒸炊如陷塹坑慢膚多汗睡魔
侵之聞人之音其喜可知過門不入誰復剝啄人
或謂我子何太執余觀諸客出入无節子何閑蔽
不出戶庭余曰不然罪有重輕咎矣管灾哀此自
作天封地闕何敢才越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踰閑
交接非我所欲窮之所往况有官督人或謂我子

何高潔人非棄子子不人屑哺糟啜滓胡不同醉
余曰噫噫子言誠是余性之慙惡同喜異見利不
趨知害不避三遭顛躓職競由此豈不自知欲罷
不已再拜謝子願安承教昔者顏子犯而不較亦
有康節笑談俗子而今而後吾知免矣

竹杖銘序

自余入柙中四年于茲蟄坐不動兩脚蹇澁尋常
如廁必待人扶持辛廣文有道見而憐之手斫龍
孫一枚來贈曰願為病人助得而杖之可免顛躓
之患幸而為之銘銘曰長不滿三尺扶我之顛大
不如一指其節則堅執之在手其色瑟然擲之落
地其聲益清杖乃杖乃終始共貞

元朝自警箴并序

噫余今年忽五十矣追思四十九年前處心行已
之道多有可愧於心者事親無可觀之行立朝
有自作之孽夫子所謂四五十而無聞焉者
非余之謂乎於是惕然反諸心思所以不負乎
天之明命者而為之箴以自警焉其辭曰

木溪集卷二
廿一
余生之瘳氣拘物汨僂焉厥躬如不終日本既失
矣何往不窒事親不誠事君無義自侮人侮牛已
馬已齒之尚少容或不思今馬五十始衰之時仲
尼知命伯玉知非余雖下品亦受天畀既已知之
胡不顧諟顧諟伊何曰敬而已衣冠必整居處必
恭行必篤實言必信忠防慾如城除忿如簪潛心
古訓對越上帝未發之前求其氣象既發之後戒
其邪枉動靜交養內外夾持靈臺澄澈方寸光輝
允若乎茲是日人而以之患難不失素履以之安

樂不至驕恣立脚雖晚改過為貴聖賢亦人為之
則是春維歲首日乃元始書茲警辭服之至死

書孔戡墓誌後序

昌黎公誌孔戡墓發其幽光盛有所稱道余未嘗
不嘉其為人而亦未嘗不憾於出處之義也噫出
處大節也古之君子必於是謹重焉苟有一毫之
可容評議則其餘何足觀也彼從史何如人也軍
帥之死而自代為帥欲襲河朔之故而陰蓄不軌
之謀則此亦承宗田緒之徒也為當日臣子者雖

沐浴請討可也而聽其甘言甞勉留之其亦異於
望望去之之清矣陰爭而不後會扣而不悛君臣
父子之說逆順禍福之言非不詳焉且切而邈無
改悔之色此可以自白與偕之時耶其人之不可
教矣待五六年而後知也其言之不可聽豈必空
一府而後決也夫不知其人之不可教而就之則
不智也知其不可教而猶且眷戀則干祿也不知
其道之不可行而不去則不明也知其不可行而
猶且遲回則无勇也烏在其嗜欲於為義而畏避

於利祿也哉或曰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
可變化之人不狃佛眇之召夫子猶欲往焉戡之
事從史所以善繼其事者子何過之甚耶余曰若
此則其為惑滋甚矣居亂邦見惡人在孔子則可
下聖人一等如顏子孟子亦不可况如戡者哉孔
子之欲往者仁也其終不往者義也戡也非惟不以枉
己為恥又與之強聒盡言似若忠於所事者然孔
子之所不能化而戡欲化之戡之道果優於孔子
者歟從史之驕鸞而不悍然執兵尸之於市衢者

幸矣誣奏之發殆亦晚矣嗚呼其危矣哉噫王適一狂士也猶知從史之不道而不肯就其召曾謂戡之賢而反不及乎退之之言曰奴視法度士戡之謂也安有法度之士而受其奴視而不去乎退之前後與棄之權斯亦嚴矣余故書其後以責夫賢者之備云

德辨錄序

余嬰譽明時非所困而困焉于葛藟孰艱者于今歲行之半矣窮無不及迷久思復窺窺古人所以

處困行險之道庶幾尋相染芥以為動悔有悔之鑑於是裒集經史採摭去事上自西伯下至真西山凡五十有九人雖人品有高下言行有是非而要之動心忍性操危慮深之跡則皆可以為後人師戒者也編成一秩名之曰德辨錄取易所謂困德之辨也者辭也嗚呼困者人之所難處也剛者過於矯激而有違憲怨之戒懦者淪於污諂而未免入谷之恥不激不諂而不失其所亨者其惟君子乎子程子曰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

困也又曰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
須學余之集成此錄者其亦學處患居賤之道而
求以不困乎道而已第恨荒僻之知書籍甚少未
能博採廣取又無明師友相與講正而筆削之豈
敢與外人觀只欲私藏而自省云甫萬曆己未
夏五月既望八溪鄭某書于大靜之叢棘中

書晦菴與黃直卿書後

余讀紫陽集至與黃直卿書未嘗不廢書流涕也
是書之作在於三月八日則去易簣纔一晨矣而

神彩益茂言語愈謹謹乎其誨人之志眷眷乎
其憂道之誠息息乎其念子之心切切乎其燕翼
之意皆其平日之所存所發而不忘於垂盡之日
者也或曰死生之際人所不能不動而至於諸事
之節節分付為撓則無乃危乎客歎曰此亦天理
之所當然而人情之所必至聖賢亦人耳豈有異
哉當此永訣之日而不念千里之子則近於莊周
曠達之見而知其已定而不有以安之則亦何以
為聖賢之處死生乎噫今去先生之世四百有餘

歲矣讀其遺書恍然若親觀乎足之啓辱正頭巾
之觸而山頽梁摧之痛不復於當日及門之諸子
則人可以不為聖賢乎哉

王溪盧先生文集序

吾東方名公碩士之以文章名世者何限然求其
所謂從心寫出如聖賢明理之文者則亦不多得
焉惟我王溪先生之文庶幾近之矣嘗聞朱夫子
之言曰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試以此觀
先生之文而訴求其所以出此之本源則蓋沉潛

而敦厚純粹而精明無纖毫輕浮駁雜之氣問其
中矣先生之所以得於天者如是而又濟之以學
問之力存養於中而有以守其虛明之體省察於
外而有以致其酬應之用者已至於朴實之地而
無掛於過差故其發而形諸文字之間者自然條
理分明輝光瀉暢意味踔遠音韻和平有非操毫
弄墨務為新奇者之所能髣髴也是以孝悌之心
積於中而見於辭章奏疏之中者懇切而惻怛忠
愛之心積於中而發於啓沃陳戒之辭者誠信而

光明真實無偽之心積於中而允著於輓祭銘誌
行狀之作者端的而典重无一言之浮溢至於吟
詠之詞簡牘之言無不得其性情之正發其精微
之意而皆符於在內之沉潛純粹則真可謂有德
者言而程子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理
闕焉者非耶先生不喜著述遺稿無多今其存者
皆人事之不可已焉者也丁斯文嘗鈔錄為若干
卷已錄諸摺矣不幸兵火灰之流布未廣士林深
惜之先生之孫脊慨然有重刊之意來請於某曰

王父文集抄錄太簡願加錄其遺漏綴拾其間見
且為一語弁其首某辭以惜識不文者累年矣廬
君之請逾久不已則蓋有不可辭者存焉昔我先
君子出入先生門下最親且久觀先生孝悌之行
而學焉而有得誦先生典雅之文而常服其理勝
義明某既聞而知之矣如是而終無一言則不惟
辜廬君之望抑恐負先君子生尊向之意故謹就
稿草中加取若干首添補集中非敢有所取舍也
特以其關於世教益於後學者而存之有無之無

所補闕者而遺之汰哉之誦其可嗟嗚呼後之覽
斯集者不徒讀其文詞而先求其所以為心者則
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忠信之行不加勉而自進矣
然則是集之行豈非世道之一幸也哉

趙靜菴先生題蘭竹七絕後序

嗚呼道之顯晦而物之盛衰隨之物之盛衰而道
之顯晦亦可卜矣當蘭竹之過賞於先生而題詩
於其上也蘭若增而馨竹若增而清於是乎蘭竹
之盛極矣不幸先生之道晦而不明則雖有斯蘭

孰蘭之乎雖有斯竹孰竹之乎况先生之言志人
孰珍而口誦之手香埋空谷神斷渭畝卒乃灰於
兵燹而八絕清什無從而聞見之則斯蘭也斯竹
也棄亦甚矣幸而七日來復先生之道大明於世
則聞而知之者如趙守倫金義元之徒相與追記
八絕之詩而不記者只一絕先生之曾孫婦柳氏
不堪羨墻之慕思復其舊物不貿市而手自績織
成八帖絹素使其子松年求名畫登蘭竹而仍書
七絕宛然如姜葵亭之屏風尹東臯之書畫而觀物

反己之作赫赫若前日事物之盛衰果不係於道之顯晦乎噫先生之道有顯晦而蘭與竹亦有盛衰然則蘭竹之遇先生庸非數乎而先生之道之顯晦因蘭竹而可見則先生之顯蘭竹亦豈偶然哉雖然蘭竹有形之物也道無形之物也有形者有時而壞缺無形者無時而壞無處而缺昔之晦也明未嘗亡也今之明也亦未嘗加明焉後之觀斯畫者不以蘭視蘭而思先生馨香之德不以竹視竹而思先生清直之節不徒誦其詩而思其所

以事親事君脩己治人之道而有得焉則斯屏之有補於世教不其重乎葵亭諱濇東臯諱彥直皆一時名流也因并錄之俾後人知其始末云
跋

南冥曹先生學記類編後跋

學記者南冥曹先生之所纂述也先生稟得壁立之氣濟以高明之見早炳危機於數十年前嘉遯山中不見是而無悶專精敬義之學已至賢聖之域而猶不自滿足乃於讀書之暇鈔錄前言往

行之切於己者編為此書以為修省之地程夫子
所謂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者非耶觀其
為書者論道之統體次及為學論心之要而皆為
圖以明之八道之階梯治心之規範瞭然心目如
指諸掌此皆先生所躬行心得之實而非空言也
至於致知以下十餘條則尤切於日用而修己治
人之方齊家治國之道靡不粲然備具末章聖賢
相傳之說即孟子七篇末章之意而先生自任之
重固有不可得以辭者噫使先生而行道於當時

則其宏綱大用豈不足以挽回衰季之風陶鑄堯
舜之化哉然而先生之道以遯而亨者也其於世
道則有一絲扶鼎之功其於自守則有顏巷不改
之樂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興起焉者則先生之
遇不遇有何加損於今與後也哉嗚呼盛哉

文

逐瘴鬼文

天地廣大日月光明而人之生也戴圓而履方抱
陽而負陰乃能參而為三焉不幸其間魑魅魍

惟物異氣乘間抵隙雜處而煽亂往往戕人之命
病人之生汝鬼亦其一也天地大其量日月寬其
明姑置諸不治之域故汝得以行骨臆於人間矣
今來侵我數箇月餘耗余之精神削余之肌膚無
味我食飲交戰我手足蓬余之頭苦余之吟人事
曠而未修故舊踈而不來囚一室之岑寂鬱幽懷
之不開微汝之故胡為至此汝之意豈不欲亟殺
我也然我春秋鼎盛氣力方壯雖以汝鬼之毒安
能肆然於我哉况我受命皇天待用下土天不欲

使我有用於斯世乎則汝亦可以害我也如不欲
其無用也雖百汝鬼其於余何汝之不能害余明
矣吾必有以殺汝汝之生死在用吾命與不用命
而已遂命之曰高山之顛大海之邊幽陰蔽鬱不
見天日炎蒸瘴泄以陰以雨斯皆魑魅之所宅魍
魎之攸宇惟氣異物於是乎雜聚汝率汝屬亟走
莫顧在汝有同氣之求於我無蠹賊之害否者吾
將御風輿揚雲旌排天門而直入訐汝罪於帝庭
奉赫赫之威靈整桓桓之甲兵燭龍含耀而窮搜

誰敢道形哮虎當關而鼓氣詎能偷生空其巢而使不得居斂其惡而使不得熾徇於朝市之間肆諸明顯之地身膏電斧骨粉雷車必使無遺種乃已雖欲噬其臍得諸

一鄉呈文 庚子年

一鄉為依公論報使事臣之忠子之孝婦之烈是所謂三綱之行三者而一不立國不可以為國是以自古帝王莫不崇重斯軌既筆之書以傳諸後又旌其間以顯於時所以扶植之義至矣盡矣本

縣雖十其室而自變亂以後死於孝者二死於烈者三忠義衛柳樞私奴銀浩所謂二孝子也草溪鄭氏完山李氏旌善今氏所謂三烈婦也嗚呼死者人之所難也宇宙歸來人物幾何而歷數其死於忠與孝與烈者則或曠世而一有之或天下而一人焉而已斯二子三婦者乃能并生於一鄉之中人性之善果不可誣而其為鄉里之榮為如何哉有此名節而湮沒可惜表而出之非明府而誰伏願具由牒報于巡相使之轉聞于朝而旌表

其間俾時之人後之人有所矜式男子而過之者曰為忠孝者亦若是女子而見之者曰為人婦者當如是則比屋可封之俗庶復見於今日矣右人等就死顛末錄在於後此皆公論所著若其溢一辭欺明府罔國家則一鄉雖無人亦不為此

忠義衛柳糧士人也丁酉八月舉家入黃石山城十六日夜城陷糧負其母出城令其弟榘扶去以其父老不克步糧還入賊中扶曳以行其父知不得免件而去之曰我已矣汝其先出糧號泣扶持

曰父在此子出何之俄而同死一刃

私奴銀浩與其父入黃石山城城陷之夜失父於亂兵之中銀浩先出城求其父不得還入城中負父膝行至城底遇賊一刃之下父子同仆

草溪鄭氏僉知全珩之妻也母柳氏以孝烈聞于鄉達于朝鄭氏性行得於閨庭者為多戊戌四月十九日避亂入山谷倭奴猝至鄭氏被執賊迫令前行鄭氏不從曰汝賊何不速殺我我雖死義不可見汚於汝罵不絕口賊怒而加刃與其女同

抱而死之

完山李氏僉知鄭應辰之妻完山正之女四月十
九日避亂山谷遇賊被執李氏以死自誓曰吾何
忍從汝賊行其亟殺我罵不絕口賊怒而刃異其
頭足焉

旌善全氏察訪鄭惟悅之妻珩之女年纔踰三十
有姿色先是避亂之日嘗請於其父曰願得小刀
父曰何用對曰脫有緩急無水不能溺無木未易
縊若佩此刀可以自裁父義之四月十九日入山

谷遇賊與其母同被執賊以刃脅使行全氏奮罵
不絕口賊猶不即害之曳之而去手攀木根木根
皆絕賊不得已刃之全氏以手蔽其母身一指先
斷遂抱其母而死身無完肉人謂之孝烈俱全云

祭文

祭猶子文 名昌世字希周

嗚呼哀哉天之生汝也若不偶然而天之死汝也
抑又何意汝貌如玉汝心如水汝言無擇汝行不
苟九歲失恃五載哀毀而人稱汝孝事叔如父愛

第如手而我服汝順自小志學劬書嗜炙不待程
督勤也聰明強記博達古今蓋其所性然也三捷
發解兩魁文會聲名籍甚巨擘一世九萬之翼若
將搏風而空谷之蘭遇霜先摧天乎天乎此何為
者嗚呼哀哉人孰不有姪而我獨有汝人孰不有
叔而汝獨有我恩同父子情若兄弟十載舉場每
同筆硯半世山房常聯枕席互為磋切相資羽翼
而汝先棄我我復依誰嗚呼哀哉去歲春夏余從
仕于京聞汝病深徑欲辭歸而汝書以止之曰病

若日重思別之情姪豈下於叔主乎余之不歸恃
此言也其後榮歸幸得相見今春被 召汝病日
劇相別潛然去留吞聲而猶恃神扶庶將無虞豈
意別未決旬而凶音遽至也嗚呼哀哉余之汲汲
南還意有在也而因山未卜葬汝失期數月之間
息命兩至王程有限又失臨穴之痛汝視我父吾
未汝子明幽之間負汝誠多泉路他年何顏見汝
嗚呼哀哉聞汝將死之日言不及私則其於處死
生之際無一毫介念而猶以未見余為遺恨云汝

之愛我如此而我待汝不相稱言念及此我何以為
心嗚呼哀哉人死而果有知耶抑無知耶地下焉可相
從耶不相從耶幸而有知而相從則只有先後吾又
何憾不幸而無知而不相從則何年何處更見賢姪
臨發草詞辭未盡情只憑薄脩冀汝來歆嗚呼哀哉

祭贈承旨吳公長文

以公明哲何不容時取友不端而至於斯黼黻之
文終不少售啓沃之辭空傳萬口同朝昔年動必
相隨我先南來公又踵之金陵邂逅一場慙慙

蓄不吐憂王之焚何言此別永隔千秋山西海南
相望悠悠吾雖不殺伯仁由吾我罪當誅公又何
辜乾清此日我獨生歸余懷之悲曷有窮而聖恩
褒獎迨贈顯秩悲榮兩至遠近拭目雖聞不哭
奈難忍腸今來太晚愧負生死猶不死公賴有四
字煌煌寶墨赫赫如昨吾雖不敏敢不佩服不昧
者存鑒此心曲

甲寅坐言公
事謫虎兔山

傳

鄭大益大有兄弟傳

同溪集卷二

三十五

丁酉之亂黃石一城之人為白士霖所罔敗衄殆
盡寔八月十八日也鄉人鄭大益大有兄弟扶其
母使其僕吾佐義負行兄弟前後擁衛踰山城之
東北隅緣崖越澗十步九僵行到長水洞口天已
向明賊鋒將逼不獲已擇深密處藏其母兄弟各
伏於其傍賊先獲其母以刃背擊之大益大有一
時叫號而出以身翼蔽其母兄弟駢死於一刃而
其母得全竟以天年終於家斯可謂之死親埋名
者非耶其時以孝死者如士人柳樞私賤銀浩等

皆以鄉議已蒙 旌表之典而斯二人者獨未焉
其故何哉蓋大益為清野之任而與太守郭趁為
強逃親也臨危同事托以死生之約者宜無不至
矣當纂嚴之日三邑士民携老幼皆至城下朝暮
且入曰居昌縣監韓詞之言一時雲散波瀆各自
為避兵之計而大益一家曰大益在城中未能隨
衆散去越益堅死守之志問大益曰慈夫人何不
奉來大益即答以無人扶曳越乃抄送軍人擔輿
入城于時三里士族之家入城者僅以三四數其

餘皆在外者也由是羣議譁然以為大益不當奉
八十之母自投於必死之地以是之故并與其就
死之正與日月爭光者而莫之稱此不可使聞於
他邦者也噫茲城雖小亦王事也民而服王事義
也而身糜任事又與允民異矣既與賢守共事而
彼以誠問安得不以實告雖欲巧計謀避遂方銳
意守城忠義奮發脫或失對安保其不以軍法從
事乎以大益料事之智其卜度之詳矣議者不量
其間情勢一向非之其亦不怨之甚矣甚者至謂

大益解遣其子從便避亂而獨以其母入城豈愛
其母不如愛其子乎此則尤不近情理當其時遂
之以其母為問者豈不以其母在此其子安往去
甫而釋兒有無曾不以介意則分遣而圖存亦一
道也豈以愛有輕重而然也城陷前數日大益來
到其家粹聞倭奴已犯隣境則勺水不能入口步
由月城路行無人迹處四五十里冒矢石入城城
陷之夜母子兄弟相失於交臂之間唯其生之圖
不顧息義者比比有大益兄弟終始扶衛卒以

身代斃而脫其母於兇刃以此觀之大益死孝之心自分久矣曾謂不愛母而能如是乎設使大益當初失誤之舉果有如議者之言而論人之道重在其終終之所就如是卓卓則從前唇舌自當如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也不比之為而猶追細微之事欲掩其難掩之大節退之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者不幸而近之矣可憾也已大益字彥謙大有字彥休草溪人雖無學術凡能明慧解事弟有慷慨志平居養鷹犬躬漁獵供甘旨甚死時兄年丙

午第年丁巳其母柳氏孝烈婦也是年二子死於孝越明年一女一外孫女死於烈其僕吾佐義臨難不去盡瘁負護卒與二主同死死於忠也孝烈忠三綱何其備於一家耶嗚呼休哉余欲立赤幟久矣而衆咻之中難以獨舌爭囁嚅而不敢發以待是非之定日下思之負罪危命不可以朝夕期不及今圖之終沒孝子之名則余亦與有罪焉故記其梗槩以俟夫有公論者得焉

書郭義士傳後 庚子

朴從事汝昇傳郭趨事蹟甚詳且的殆無餘憾獨恨夫白士霖罪狀略焉不詳斯豈勸懲之道乎時士霖以金海府使為黃石城出戰將郭以守城將董治城後後未畢賊鋒已動三邑軍民皆至城下居昌縣監韓詞自縣馳來曰壁堅已破無復可為軍民間之皆散去八城者十未一二士霖最晚自兵營來見城機未完軍卒已散明知其不可守而深信降倭之言以為賊急於犯京必不以此城為意乃言曰賊若不來完城之功吾所當得雖無三

邑人吾軍是以守之意氣甚自得所謂吾軍者乃金海人新自賊中來者人持倭衣履潛蔽幄中脫有緩急着此衣履投降賊中乃其計也士霖豈不知其輩之不足恃以為用而僥倖賊之不來欲以完城為已功耳於是趨守南門士霖守東北子城子城天險士霖所自占也及賊衆來薄城中汹汹人見金海人日未暮皆已理裝為出城之狀初昏斬北門而出士霖家屬隨之軍民瓦解勢不可遏士霖托言巡城持鎗潛逃趨方戰酣南門未之知

也本縣官奴宋仁連者為士霖使令見其逃去急
來告曰金海令公已出進賜何為在此趨怒曰此
人訛言惑衆罪當斬略不之信夜半賊由士霖所
守處蹂躪而入趨始知事急欲往焚軍器未及而
遇害嗚呼偷生苟活士霖之常態不足深責而當
其逃出之時賊未入城矣勢不甚急矣何不與趨
相議喻之以知難而退之之義乎趨之聽也則與
之同生可也趨之不從也然後自為之所猶未晚
也顧乃以趨為虎口之肉而自為鼠竄之計君子

曰殺趨者非倭也乃士霖也人言趨之守南門樓
上有小窓開而射賊閉而避丸方趨之控弦而射
也賊丸掠額而過略不變色左右欲閉之趨止之
挺身當窓云趨之一死自分久矣雖有士霖之言
豈有與之偷生也雖然趨仁者也殺無辜士民而
成已死義之名豈其本心乎其意以為城之險阻
如此士霖又以善戰名此可恃以無虞矣豈料
士霖之陰懷二心終以已賣賊也甚矣奸人之情
狀也始幸於成功則與之同事終臨於危難則脫

身先逝此果與措刃殺人者有間乎嗚呼殺人者
死士霖所殺非徒茲而已孤三邑之子寡三邑之
妻者不知其幾何則士霖之罪固不容誅或者以
為士霖及其家屬與衆偕出非先逝也此兒童之
所不信其時入城者俘戮殆盡雖以匹夫匹婦之
單身健步者鮮得免焉士霖家屬無慮三十餘人
有七八十老焉有四五歲幼焉而無一人相先後
者無一人顛頓傷墜者此果非先逝之驗歟抑不知
天之眷愛不忠之賊使鬼護神扶而然耶嗚呼公

論不白邪議橫生使士霖久保者領可痛也已

論

張良不諫易太子論

論曰有諫之諫焉有不諫之諫焉諫之諫者以口
不諫之諫者以心犯顏回諍繩愆糾繆者諫之以
口者也先事察機暗移君心者諫之以心者也然
心之所存必形於言則未有諫於心而不諫於言
者矣諫於心而必諫於言則已雖不言而藉人以
言者無非所以諫於言也何則諫者雖人而所以

使之諫之者已也則彼之諫即吾之諫也人之言
即已之言也吾雖不諫而所以諫之者大矣况諫
之以口者其諫也危而人之從之也不易諫之以
心者其諫也微而人之聽之也不難然則人臣之
諫其君也其將以口乎以口則未揀既定之事而
貽禍於天下以心則可救垂敗之勢而措安於國
家則不諫於口而諫於心者茲豈非善諫君者也
然則張良之不諫愚當曰善諫而所以謂之善諫
者以其諫於心也當趙王之將立而太子之將廢

也以人臣輔弼之道言之則所當面折之迂論之
批鱗之不憚而碎首之猶甘也以君子納約之理
論之則先事強聒非所以自牖也口舌起爭祇足
以招尤矣此良之所以寧諫於心不諫於口而不
諫之中有諫之者存焉夫高帝之欲廢太子也久
矣如意之見幸於高帝也非一日矣戚姬之甘言
日進而呂后之恩寵已衰則仁弱之欲廢而類已
之欲立者帝之心也天下未定而反側相踵則帝
之心崩焉天下既平而遘厲虐疾則帝之心決焉

雖其群臣之諫不絕於前後鯁直之言日奏於殿
陛而帝之心日益痼矣當是時身為帝師左右顧
辟者非子房之職乎心存國耳休戚以之者非子
房之志乎其職既如彼其志又如此則叩頭而爭
者是所欲也牽裾而諫者非所憚也而叩頭而不
聽牽裾而無益則豈不料其不可以口舌爭也長
思却顧求其所以不戾於君而有以撥轉其心之
機則豈若以心諫之之為愈也是以一言之謹未
嘗發於其口而一念之諫未嘗絕於其心心存乎

中者也言發於外者也存乎中者既一於諫則發
於外者自不得不諫矣其心以為我之所以諫於
心者如此故所以發吾心而代吾言者必待乎人
矣故當呂后之要良畫計也首以四人為之羽翼
所以發其心之所未諫而代其言之所未言也裒
衣博帶鬚眉皓白則身是四人之身而志保漢室
擬扶太子則心是子房之心也端趨前對各陳姓
名則名是四人之名而辱被慢罵愛此仁厚則言
是子房之言也心子房之心言子房之言而卒能

復太子於樂廢之後安漢室於既危之地非四人之力乃子房之力則子房之諫於是乎至矣嗚呼存乎心者無迹而難見發於言者有迹而易見故世之人皆以子房之不諫為真不諫而不知不諫之中有大諫焉以子房之不言為真不言而不知不言之中有大言焉是徒觀其發乎外而不察其存乎中者也徒知其諫之諫而不知其不諫之諫也嗚呼期期知其不可者周昌之所以諫於始而不能杜其欲廢之萌焉欲以顯血汚地者叔孫之

所以諫於後而不能絕其欲廢之心彼其言之者非不至矣諫之者非不切矣而究其所以諫之之數則反不如子房之不諫噫安知其諫之為非諫而不諫之為真諫也大抵良之為人言無虛發口無所擇其於納諫之際不先事而強聒焉謀議之間不後事而失幾焉不問則不言而言則必中此所以曰事轉機而變易其君心者何以言之見沙中之偶語則曰此曹相聚謀反所以不為強聒而潛消其猜疑之心也立六國之後則借其前箸

而陳其利害者所以不失其幾而絕其後日之禍也嗚呼此良之所以為人傑而帝之所以自謂不如者也或曰良之於帝言無不盡帝之於良計無不從則獨於廢立一事良不可言而帝不可從耶始不能諫而終必待人是豈君子愛君之誠哉先儒以招四人為植黨拒父不亦宜乎由大不然良之盡言於前者言於口也不諫於後者諫於心也罵齊使則瀟且而諫欲止秦宮則從後而諫皆事之緩者也事之緩故其諫也以口而不以心至於

廢嫡立少國之大變則事之急者也事之急故其諫也以心不以口以諫於口者而謂之諫可乎以諫於心者而謂之不諫可乎况史氏記之曰張良諫而不聽則子房之諫不特於其心而固已諫於言矣諫於言而不聽故又從而諫於心人臣之諫孰過於子房乎大凡天下事觀其迹則可疑察其心則可見良之招四人以迹則可疑而以心則不然心乎諫者良而假其心而諫者四人則良之心豈在於植黨拒父乎先儒不察其心徒觀其迹而

以植黨拒父誅之是豈足以善論人哉伊川先生
不喜人用智而獨喜子房之智慧所以探子房之
心而稱其善諫者亦伊川之意也

太公扶伯夷論

論曰天下有大扶者焉惟能扶人之義而無急於
扶人之身者當得之蓋扶身者扶其人之死而使
之生者也扶義者扶其心之滅而使之存者也身
之扶其扶也小而其效止於一人義之扶其扶也
大而其效垂於萬世扶其義則亦可以扶其人而

將有以扶天下國家也然則太公之扶伯夷人比呂
扶其身而吾必以為扶其義也夫伯夷何如人也兄
弟遜位弊徒其國而終身隱淪無所怨尤則茲非仁
人乎紂惡不悛周德日新而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
天已命之矣人已歸之矣而抗然不屈傲然獨非茲
非義士乎天誅造攻之時朕載自亮之日洋洋牧野
其會如林而叩馬不行義辭猶嚴則左右之兵已抽
而義士之命其殆矣為太公者當作如何懷也以為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斯人也能扶之名分者國家

之重器而斯人也能扶之斯人之巨而天下之大開
壞矣斯人之去而國家之重器墜矣則吾何忍坐視
其死而不為天下國家憂乎於是扶而去之使之免
焉觀其言曰是義士也則其所以扶之也非扶其身
也乃所以扶其義也伯夷之身何身也匹夫之身也
伯夷之義何義也萬世之義也以匹夫之身而係萬
世之義則其為身顧不重歟而所以重之者以其
義也其義既重於其身則其所扶之者雖身而所
以使之扶之者亦以其義也西山採薇之日不食

周粟之時其節益堅其義益彰使天地之綱常賴而
不墜君臣之名分得以不紊然後得其死所視之
如歸則太公扶之之功於是乎大矣且伯夷之所
以非武王而諫之者為何事耶非以懼萬世之無
君也耶武王天下之大聖也以臣伐君天下之大
變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變則彼天下後
世之窺覷人國者孰不以武王為之口實而猶幸
伯夷之義得行於萬世故亂臣賊子猶有所憚而
不敢接迹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而頑者庶懦者立

則太公之扶之非特其義而已實所以扶天下國家也一舉手而扶其義一扶義而扶天下國家太公扶之之功其不下於伯夷叩馬之義也明矣有難者曰二公之行事不同則二公之義固不相容而太公之扶之不幾於非其類而與之者歟不然太公何知扶伯夷之義而不能行伯夷之義耶曰是不然義有一時之義有萬世之義興師伐罪濟水火於一時者太公之義也扶植彝倫定名分於萬世者伯夷之義也太公正佐之才也身為帝師

職在匪躬則一時無君之禍不可不慮矣鷹揚牧野之師不可不興矣而萬世之無君尤所當懼也彝倫之墜地尤所當憂也則太公之心即伯夷之心也太公之義即伯夷之義也行一時之義而心萬世之義者太公則太公之義可謂兩全而其所以扶之者非特扶伯夷也實所以自扶矣安可以是非為非其類而與之者歟噫一扶人而扶天下國家於萬世終亦有以自扶其身之義此太公之扶之所以為善扶者也世之人皆知太公之扶伯夷

而不知其扶之之所以大愚所以極論而明下之者亦闡幽顯微之意也

箕子受封朝鮮論

論曰天之生聖賢為傳道也聖賢之生斯世受天命也為傳道也故其人之死生天必使之受天命也故其身之行止不自由焉非其身之不自由也乃其道之不自由也斯道也天之所付於我而我之所受於天者也天不得私之而付於我我不得私之而傳諸人也故使其人不死於其始而傳道

於後聖者天也使其人封爵於其終而行道於一方者亦天也聖賢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昔者武王既克商封箕子于朝鮮遂其不臣之心也箕子受之而就其國聽乎天也夫箕子殷之貴戚也武王周之天子而朝鮮亦武王之土也以殷之臣而受周之封無乃臣於不可臣者耶噫此豈衆人之所以能知者哉彼箕子之身果何身也耶天之生箕子者亦何意也耶自著而待人以明者天之理也受天所付而耳目斯民者聖賢之責也治水功

成洛書呈瑞而法而陳之者前有大禹推行其理
增益其篇而發而明之者後有箕子則天之生箕
子於殷者即生大禹於夏之意也前徒倒戈周命
維新六百商祚一朝淪喪則以義同休戚之臣子
而忍戴不可共之周天乎敢諫而死有如比干存
祀而去有如微子則箕子一體同道之人豈不知
死之為安去之為義而獨甘心於受周之封乎是
知天不欲其後死不欲其後去而託斯道於斯人
之身矣然則箕子其可自身其身而生死之哉是

以天欲其傳道於武王則屈身為臣僕之心而陳
洪範九疇之道天欲其行道於東土則存不事異
姓之忠而受武王朝鮮之封封之也非武王封之
也天封之也受之也非箕子受之也天受之也封
之以天受之以天則其封之也非封箕子也封其
道也而其受之也非受武王之封也受其道之封
也噫既以三德八故之道傳之於武王則武王亦
聖人也傳之得人而道有所依故其意以為我雖
不在中國而中國猶有我也於是復以八條九疇

之教行之於東國使莫非天民之朝鮮得聞大道
之要而道之在天下者無所往而不明庸詎知非
天之意乎惟其天意也故箕子不得已而受其封
又安知其臣之也實所以不臣也受之也實所以
不受也設使當時無武王之聖而無傳道之人則
天豈使箕子受封於朝鮮哉將必受封於中國而
不以為嫌也然則其受封而不以為屈者以其屈
於道而不屈於周也嗚呼箕子豈區區焉以不受
周王之封明其不臣周之心而棄其天之所以與

我者乎當其紂惡貫盈宗社將傾而箕子之不死
不去而甘心於為奴者夫豈惡其死哉以其身之
有重於傳道而不能自由也然則其可自由於武
王有天下之後而守其小節也哉其所以不即死
於陳洪範之後而受封於朝鮮者莫非天之使然
也其可違天而不受其封乎或曰伯夷亦不臣周
者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而箕子則受周之封以
終天年則其道之不同明矣子何獨謂之天乎既
謂之天則伯夷獨非天乎曰皆天也欲其扶節義

於萬世則餓者陽欲其明大道於天下則封朝鮮
伯夷之死箕子之封何莫非天也觀其稱而汝於
告武王之辭紀商号於十三祀之意則不臣周之
心未嘗亡於封朝鮮之日矣尚可謂伯夷之不臣
周而箕子之獨為臣乎不然易何以曰箕子明夷
利貞乎

道覆載萬物論

論曰天何恃乎道而已矣地何恃乎道而已矣自
未有天地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天地之

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是以上而覆焉者天而所
以覆之者道也下而載焉者地而所以載之者亦
道也天而無是道則失其所恃而不得行乾之健
吾未見其所以覆之之實也地而無是道則喪其
所恃而不得循坤之順吾未見其所以載之之實
也上無以覆之下無以載之則物之盈於兩間者
亦何所恃而為也如是而吾謂天地能覆載萬物
可乎在上者蒼然而已在下者墳然而已則惡得
謂之覆載也如是而吾謂道之不能載覆萬物可

乎天不自覆而賴是道而覆之地不自載而恃此
道而載之則是載天地者道也覆萬物者道也如
是而吾謂道不為之覆載可乎何以明其然也茫
茫堪輿坎圪無垠混混元氣變化無端當是時未
有萬物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而先有無極太極
未有無極太極而先有此道天得是道而高明焉
地得是道而博厚焉高明者所以覆物也博厚者
所以載物也是以天以陰陽五行化化萬物而覆
之於上地以陰陽五行生生萬物而載之於下而

道之用無處不在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五行而
道在五行則所以生生化化而覆載之者皆此道
之為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林林總總有生有
氣莫不各有其性之自然飛者之所以飛走者之
所以走草木之所以植昆虫之所以動山岳之所
以峙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蕃無一不出於
此道之功用矣况參為三才而秀乎萬物者稟天
地之理以為性受天地之氣以為形所戴者圓而
所以戴之者道也所履者方而所以履之者道也

嗚呼此道之所以無所不覆無所不載而天地間
萬物自不能不覆載於此道者也蓋具於形而上
者為道之體而所以至隱也故道若自道物若自
物而不見其所以覆之載之之實也惟其費故无
時不然無物不有而自著其所以覆之載之之理
也人而不為此道之所覆載則失其所以為人物
而不為此道之所覆載則失其所以為物矣今天
天雖高明之盛而苟無此道則吾知其不惟不覆
而將必墜焉而已今天地雖廣厚之至而苟无此

道則吾知其不惟不載而將必陷焉而已日月之
明而非此道則無以保其為明星辰之光而非此
道則無以保其為光矣然則道果不可以覆載萬
物歟傳曰不誠無物所謂誠者所以誠此道也不
誠此道而能有其物者吾未見也且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夫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
也春而生物夏而長物者天地之陽肅殺於秋收
藏於冬者天地之陰也無陰陽之理而主生殺之
權者道之用也天地賴陰陽而成覆載之功陰陽

賴此道而成天地之道然則道者天地陰陽之所恃而為用者也其覆載之實益可驗矣曰天以覆之地以載之者物之所以生成而今謂道之可以覆載則果可捨天地而論覆載之道乎曰不然夫道者理也天地者亦理也無道外之理亦無理外之天地故道者出於天而天地者道之所寓也論道而不論天地則其為道也外理也論天地而不論道則其為天地也亦徒而已天地以此道而不息故能成覆載之功道以天地而得行故亦能行

覆載之功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道之所以為道而非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者也是以聖人法天地之道行不息之心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以之極天地之中而天地位焉極天地之和而萬物育焉者皆此道之推也則道所以覆載乎萬物而不知外乎天地者可知矣人皆知天地之覆載而不知所以覆載者以此道也徒知道之可以覆載而不知所以覆載者亦以天地也故道與天地歧而為二愚不得不表而論之

書

上李相元翼書

秋氣清爽伏惟台候若序以健區區瞻慕懷不自抑前承不拒獲登龍門既賜之坐又假之色若待以不甚庸陋者然不佞何以得此飽德歸來以心語口曰此行所得不既多乎暴白先賢心跡一幸也利見陽剛君子之德二幸也得此二幸雖死無憾歸見父老未免有驕色也竊念相國位極人臣而自處如布衣功蓋一國而自視常不足苟以士

為名則雖鄙陋如某者亦必迎接之不怠禮遇之不衰吐哺之勤何以過此易所謂勞謙之德相國有之也雖然相國之為此豈徒然哉將以來人之言而取人之善也若虛受榮遇之幸而不思報效之地則相國之望孤矣某之愚拙不忍為此也敢有一言之獻而相國肯信乎否白士霖應死之罪前既面陳其略而相國亦既深然之矣今者縣人幼學禹博劉義甲等十餘人以士霖殺其父兄探復讎之刃杖討賊之義懷疏千里遠叫五雲其情

誠可痛而其義誠可尚也第念窮鄉晚出足未躡
王都既無援引於朝行又乏知舊於城中雖有格
天之誠而何緣自達雖有感人之義而誰肯聽信
况廷臣既以無罪誣陷而脫其死云則雖 聖明
在上而安能必其不主於先入也賢公鄉在下而
安能保其不忽於賤言也有必復之讎而無可復
之勢則九原無辜之冤何時而可洩人間一天之
恥何自而可洒也人皆有父兄矣見其號天叫地
之痛孰不為之流涕也士霖之罪非獨數人等所

讎為公論者莫不痛心何者倖於成功而外為守
城之形急於偷生而先為鼠竄之計使郭趨趙宗
道等由已而死於一刃三邑無辜之士民自我而
肝腦塗地敗軍之罪殃民之惡萃於一身唯此數
語足以斷斯獄矣相國欲得其詳則惇等袖中必
有所藏矣若惇等之疏得達 天聰而 聖不自
斷議及大臣則相國於此可陳其不可不殺之狀
矣雖例下其疏議不及大臣而相國亦可挺然獨
啓陳其必殺無赦之義則 天聽庶可回矣民讎

庶可復矣當其時相國方在南中熟知黃石顛末
故惇等之所望於相國者為不淺矣若謙抑太過
不肯為一言以為公論之赤幟則奸人有福矣國
家無祿矣奈如之何大抵為相之道不徒清若簡
默之為貴也必明以辨邪惡斷以行威刑使為善
者有所勸為惡者有所懼然後庶乎無負於相道
矣某敢以此為知遇之報不以人微見棄則幸甚
情隘辭蹙不知所裁

與鄭仁弘書

昨修候狀附吳成兩君之行未知台照及否即聞
道路之言自上又遣禮官敦諭勉起云伏惟先
生不得不赴命第念衰年行李勞悴必多雖是
神扶實多可虞區區邇慮曷有紀極某以親病彌
留又負路左之拜恨歎如之何然有一言不得不
仰稟者故不敢疏外而供一哂焉竊聞臨海之事
自上斷欲全恩終拒執法之論請罪固有司職
也而全恩亦聖上親親之盛意也議者有云臨
海平日所行固不容誅而逆謀虛實未可的知雖

有一二愚癡之控辭何足為証此語誠如是也
聖上無故欲戕天顯之親而殞殿劔椎之說皆出
於無根敢為此說者非愚則險也固不足掛齒而
但有可諉者逆謀雖露而閨門之內恩常掩義則
廢為庶人待以不死是或一道也淮南之反謀已
著矣其死乃自殺也非加之刑也而布粟之謠文
帝病之若朝廷終始執法必以得請為期則悲謠
之作安保其必無乎賤見以為連月伏閣之請既
不負執之而已之義矣豈必堅持不變終傷於

聖上親愛之天也不審如何如何且銓曹用人若
偏主一邊則恐乖於出門同人之義也况此一邊
未必皆君子彼一邊未必皆小人則所當博選公
明正直之士布列清要與之共治天職不且先問
某人之為某邊也我國朋黨之弊甚於唐宋之末
四分五裂互擯相援附己者雖不肖為賢異己者
雖賢為不肖惟以植私黨為務而置國事於相忌
之域此所以時事日非而不可收拾者也伏惟先
生今此之行方成朝廷恢張公道絕去私論其人

可用則雖南且西不可錯也素無名行之可取則
不可以附於北而必置之清要也不審如何如何
某出入門下未為不久若含蓄其所欲言者而不
為吐露則是以面貌事先生也先生亦何取於面
諛之人而使之容跡於門屏乎竊親病少間擬當
親承明誨不圖先生之行出於意表而某又未得
進拜也敢以書為替而仰干採莠之聽倘不以人
微見棄則幸甚幸甚

上咸鏡監司韓

汝謙書鏡城判官時

某以遐遠孤蹤未嘗登龍門望清光而一拜之餘
便吐情款既辱之書又賜華什以侈絕塞之行小
人何幸得此於大人君子之前哉揆分感悚飲德
歌詠窮荒寂寞之懷頓覺十分消遣也竊念大人
之所以辱顧者如此而妄自卑外不達所懷於執
事則非所以事上無隱之道也况既承命何所憚
而不盡之哉此府乃北路喉舌之地也以某之才
之踈手之生固知一日難居而天涵 聖恩報效
無路逐日勤瘁期以死而已而治法征謀日就虛

疎宿弊殘氓無策革甦坐衙刮席對殮愧素而已
今年大侵之災鄙府尤甚加以官空日久民瘼益
甚盈虛號詐者皆是餓鬼之貌蒲案頽積者莫非
冤痛之事而御史不以上聞字牧又非其人不可
閣下之仁惻然軫念亟舉拯溺之手則鏡城
一域皆未免翳乘之鬼而閭防喉舌無復下手處
矣雖然今日救荒之策不在於設募賑濟而在於
減徭役寬租稅多移河內之粟不棄南畝之時而
已伏惟閣下威望冠萊公也鎮撫張乖崖也減徭

寬稅已無所不用其極興學治軍并舉而不偏廢
北路之民莫不迓頸鼓氣願為閣下而死某今日
之請非為一鏡民也乃所以為閣下地也各項弊
癘既以報狀而又書于別紙冀垂仁人之矜察施
之則人民再生不施則喉舌空虛其所係輕重惟
閣下裁度之情迫辭登他不盡喻

與李文大期書

前冬因豚犬入來聞吾文所作為竊不勝過慮以
為侵睡虎而蹈其尾非計之得也未幾果爾臆中

以吾丈之高明宜其見及於此而未免循蹈迷轍
自度鬼門其亦時命使然耶抑或造物者欲玉吾
丈乎成耶是則不暇詰也而七十之年投身荒僻
無子弟焉左右無親舊焉往來以吾丈平時居養
其何以堪遣也嘗觀輿地勝覽稱其島水路險惡
又聞其遠近可半於瀛海云亦非朝發夕至之地
也况開創未久居民不稠凡所資以為命者想無
以異於吾所處也權忠定遇晦齋於道曰一何恭
赤也此語誠可笑也兩地休咎不須相問惟當以

義處命隨遇即安時於靜中披閱古人書樂而忘
憂此實耐患之第一條也宋夫子引陳了翁之說
曰今日真試一過矣吾儕今日故是自試之秋也
如何如何

答林樂翁問 壬戌

鼓鼓子八海九年魑魅與為徒距閻羅界不咫尺
德思林樂翁以書擲之海問窮愁且曰願吾兄寫
出謫中之山川如是也風俗如是也起居眠食又
如是也別成一幅使我掛諸壁以助瞻儻之懷云

云蓋出於相思不忘之意也鼓鼓子感其意強步
禿尖奴以答之曰島中之山川風土金冲庵先庄
謫居濟州時盡錄無遺憾矣大靜形勢余曾於園
籬記亦略及之以寄夫故鄉親友豈樂翁偶未之
見耶今不敢更贅陳言只以掩中所聞見與日用
事為者為樂翁陳之次靜之縣東門之內有叢棘
高數丈東西數十尺南北三四十尺者乃鼓鼓子
所居也人或稱之曰鄭東門鼓鼓子以為累囂之
狀無異於東門之人故受而不敢辭南去大海只

十里每有風雨之候則潮汐怒聲澎湃涵湧恍若
山崩雷動甚可怕西距園林數十步樹木翁鬱群
雀飛集每夕爭投啾嘈亂耳時有杜宇者月下來
叫其聲尤可悲縣為一島南邊之窮處故隨陽之
鳥百千為群集于海汀蓋過此則無邊大洋雖飛
類不能過故也往來聚散必由東城之上聞其嗶
嗶淒吟之聲未嘗不驚起動心此則籬外之物而
接於耳者如此當初入此籬處苦一物無所見倩
縣宰移野梅一叢植于屋之東南角今高數尺餘

每於臘月開花冷蕊踈香可觀而不可翫又移叢
竹植于屋之東南西三隅蓋慮其或不生而種之
遍也曾未幾時俱生并抽子若孫今踰百餘箇鬱
密成林宜於夏甚又取稚松於漢挈頂上種至數
十本而生者僅四株其初不滿尺者今已七八尺
偃然出籬端已有霜雪姿又栽黃菊於松之下地
狹不能多種只依河圖居中之數待霜發馥香艷
異常此則籬內之有而媚於目者如此於是鼓鼓子
着道冠曳竹筇逍遙於四友之間撫蒼髯訪香魂

蔭清陰而餐落英不知日之將暮矣興闌則輒危
坐對案案上有書數百卷而經史相雜灑洛閩閩
之書又居多焉觀書不求甚解雖有疑義不肯問
於人涉獵而過不要精熟蓋其性然也粵自知非
之歲惕然懼夫本源方寸之地荒蕪放倒始有意
於喚醒收拾之功而若存若亡殆無絲毫之效每
夜鷄初鳴拂衣端坐向東鼓篋如其數仍誦有宋
諸賢圖說箴銘贊十餘篇及屈三閭卜居漁父三
篇諸葛忠武侯前出師表非有疾病憂患未嘗廢

也又患身多疾病而海外無醫藥粗法軒岐砭熅之法略究原俞并榮之理而間有試之偶有所中故方書數秩常在其案若夫朝夕以為命者則專仰官廩而其數不多或有不愛者減其數而不以為意乃令蒼赤數三人服役於荒疇間以繼其不足槃中只有蔬菜數器或有遺以魚肉者未嘗不愛雖無亦未嘗求於人酒量太減於前飲纔七八器輒不省人事間有因酒可怕之事欲止而不能止盍鼓鼓子夜不能寐雖冬之夜耿耿達朝者居

多若得酒氣必昏然酣睡此其為不絕之道也然非人勸我我勸人則雖有酒不得飲此亦其性然也此則日間起居飲食之節也噫籬中事固可為樂翁道而足跡未嘗出尺寸地自籬以外雖欲詳焉得乎人來問曰觀子處困之道未為不善而毛髮盡白形容枯槁視諸涪陵之氣貌鬚髮一何遼哉鼓鼓子法然不能答乃作白雲之歌島中歌兒頗能傳習被諸管絃云

與吳正言翼承書

丙辰仲夏九日

天西地南魚鴈難通彼此休咎何緣聞問以我之
若思知兄之亦不忘也兄所住峽中也風土不并
海中想存息之餘所得於經史中者視前奔忙之
日不啻萬萬安知天不欲窮之於暨增益其所不
能也僕之心事與兄異老母臨年當初雖不得兩
全望雲之淚倚閭之懷倏爾三載于今雖頗以理
排遣出於至情者能復過絕耶加以所寄楸屋去
海未十里毒霧之所燠炎風之所燒虫蛇之與處
鬼魅之與居形非木石能不病乎白髮滿面形容

枯槁忽忽荒荒已作一箇狂癡底老漢堪可一嘆
年前或謝或慰已寄數度書皆曰任重傳致舊栖
安能保無浮沉兄奚之往來會稽者必由迎勝倘
有尺素之辱庶有飛來之路而迄未有也母乃兄
過於慎密而不肯念及耶凡事無非命也禍福之
來非智力所能避但當順受安之若命此吾儕今
日相勉之道也如何如何其初論啓之辭大槩指
何事耶專攻取友不端耶抑別有所指耶今去友
人乃曾受武學於僕者聞吾念兄之言自願往見

斯亦嘉矣兄邊消息毋惜細示以彼鬱紆言長只
此伏惟遠照

答宋明甫書 後吉戊寅

老物之思見足下甚於足下之思見老物而各以
病拘久未會合人生一見亦有數存耶茲承情翰
審得幽居興况完勝慰豁不可言抑老物之不能
無憾於中者一壑形勝欲為卜莊者久矣東華於
奔走遽為疾足者所棄其何能無介然耶然此心
耿耿不但已也早晚策駕癡扣雲扃則烟霞鳩鷲

者必有所取捨於新舊矣呵呵力疾修謝胡草不
宣

與崔季昇 現書

飲名已久相見太晚且於稠廣也未得從容承誨
可愛風神常在夢想中即惟老矣雅况休勝僕自
洛還屬耳先賢心跡賴吾兄瀝血之文暴白無餘
儒林幸也亂後事蹟吾鄉亦有若干可錄而先人
姓名亦在其中故不敢自為屬諸校任勾幹只依
前日已成之籍書上耳茅根稽緩至此恐未及錄

於大書特書之筆也然此事體面重大不可容易
為之必廣加聞見從容裒聚以就十分完備然後
庶無後憾豈可限以時日苟焉成就而已乎僕亦
嘗有意於此而人微事巨久不敢發幸如吾兄者
為之真可謂稱其事也吾南才府之稱久矣至於
亂後精忠大節孝子烈婦比肩接迹不一而足而
旌表之典未遑於明時太史之筆未及於幽遠將
使磊磊落落者泯泯而無所傳吾兄收而錄之表
而明之欲使軒天地而不滅傳億萬世不朽其責

不既重乎責之重則其成之固不可輕也前月上
洛時見李相元翼語及此事僕以吾兄所為告之
李深嘉之曰吾前為體使時以聞見錄成二卷將
進于上前自上以更加詳實為教故還送本
道未推矣又曰裒集之後當就文章巨公摠括成
書然後可傳於後吾亦欲以將成未成之意為一
語書其尾云恐吾兄之不得聞故及之耳今茲錄
送者皆一鄉公論無一毫可疑望錄之無遺也郭
義士事蹟詳在朴公傳中皆是取信者善惡皆當

存之故僕嘗著白士霖罪狀為一覆誣之資今忘其荒拙而并錄以送者敬吾兄之考其實耳凡褒人罪人當以其實過實不可也沒實亦不可也此皆吾輩所目見比諸以耳者則未必不加詳實焉裁之折之在吾兄巨筆珍重自愛以卒盛美不具再拜

金鶴峯有再造嶺南之功金松菴有捍禦一方之力二人事蹟不可不詳錄聞李公魯氏

有龍蛇錄云想已求見耶否

答河洗馬曹別坐朴上舍書

悠悠之際承此鄭重感慰不可言僕愚無知識不

能良輔狼狽南還滄浪自取尚誰歸咎意未知食尊所謂可為之事何事耶無乃欲為陳疏耶若然則似未得宜么麼一生削迹停舉此何等繁重事而至於上瀆天聽則此非士子自重之道而頃年湖儒之事不幸而近之鄙意以為窮達命也不容人為我之將達也彼不得不解我之終窮也雖有百千疏何益自外至者固當順受而已不審愈尊以為何如鄉中唯一權兄與之同志不幸今也則凶痛哭奈何以此仰復上舍兄別問不宣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